

程

羣玉山房文集卷下二

欽充

嘉祐

孫欽堯訂梓

嘉祐

欽充

婺東許弘綱著男

荃

曾孫

淳鉞

元孫

脩來

重輯

佳來

敘

賀金華龍令公考績賜封敘

曩余守京兆而鍾華龍公以復除得長山邸中
過從未嘗不敘京兆之拮据而難長山之附郭

也余嘗兩徙令而兩非附郭固樂聞侯說而識
之大率謂他邑距監司守相遠可南面一城揚
揚呼唱附郭則晨昏磬折于其前而猶恐失之
也此猶其小者也它邑苟非孔道其精神心力
可悉注之閭閻附郭則水問舟陸問騎館問祭
以蘄結上官過客驪而猶恐不贍也此猶其顯
者也它邑令公繁星自麗附郭者譬之家膏然
父子弟兄稍不相得且曰誰實居中而不預爲
之地瑕釁易生也是其難者也嗚呼辨已然以
余耳目所覩記則由附郭而公卿者何限要以

其人寬然長者如史所稱仁心爲質而凜凜德
讓與居多耳居亡何而余役江右往返長山固
已穆如成頌矣又亡何而侯報三年政中外署
之上考

天子且予贊冊榮及兩尊人矣迹侯所深慮者固
侯所饒爲而附郭之所號爲最難者乃侯之所
易何以故哉余竊從長山父老問侯政具云侯
事臺使者監司守相無忒儀無廢格時或有近
不便輒爲損益而弛張之不純純唯諾也郡中
六七大夫如墳如篋時或有所不叶輒從中護

三山房集 卷十一
持之事已而泯其功兼泯其爲之之迹故人人
謂侯長者而伯事焉其造請郡國賢豪問民所
疾苦車不停轍賓至而資糧屏屨且不啻如歸
矣至欲干侯以所不必然咸咋舌內媿而不敢
發堂皇之內凜然束吏以清霜而四國乃冷冷
甘露也大都法在所必用務與順焉以協於情
情在所必周務準繩焉而比於法要歸於宣天
地之和布之上下而無一毫之憚以介乎其中
夫是以裘帶几牘之間恒寬然若有餘裕而上
下遠近亦相與恬愉讚歎日篤永於其味焉而

不窮斯其所以能長山者乎侯素善余邑郭令
公令公數數爲余言侯家食時內行淳篤不以
纖塵自點污卽少孤而經紀家政輯和里族籍
籍有聲蓋鄉所稱仁心爲質而凜凜德讓者侯
第以其素行之三年而無復有全牛固其所耳
令公治行大類侯一初考一再考並上天官世
未有能軒輊之者也夫江右故多君子然不無
少見風稜而雙璧瑩瑩頓趨津筏所就未可量
已今朝端脊脊多事日簪弁而尋師焉誠以長
山之治治長安復何東西南北之與有

主上行借侯以刑百辟共成大業君侯勉矣

送邑大夫振龍郭公榮轉敘

高皇帝疆理天下一切倚辦縣官三載政成輒下
璽書褒異御史給事中缺往往馳檄召之故有司
益媮快而務稱其官歷二百餘年未改也此者
衮職無缺不復名補臺諫官縣令有踰再考弗
調者銓臣乃議授部寺虛銜以亟釋諸君之負
而徐爲選置臺省以仰稱

皇上如不得已之心窮則變變則通權也非制也
振龍郭侯之令吾東七年所矣始邑人心口相
語謂吾儕幸借寇君殆久任而超遷也者侯聞

而笑曰不穀敢望特遷誠得一南廷評欣然往耳居亡何報授留都水部邑人羣聚而譁侯顧于于自得也馳一赫蹏告余公聞之乎不穀幸弛於負矣亡何部檄至則司空第一郎也邑人復羣聚而稱慶侯顧蹴然曰不穀乃移而北溢望哉蓋余三復公言不自知在之斂也嗟乎功名之際難矣漢廷如汲長孺豈不誠然社稷臣而積薪一言尚不勝其鬱勃况他人乎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惟匪躬而後能蹇蹇彼嘆滯嗟卑之士於憂國奉公何有焉以東之僻陋

在隅也歲稔而盡土之毛或不足以供賦山峭水激俗毋乃有競心焉蓋自追呼逮訊之牘煩而軌法舞文之弊啓故臥治難也侯始至灼見化原以爲天下之治太上因之俗僞而示之誠民漓而歸之厚無多術已於是乎因民之所好而議興因民之所惡而議革因前人之所已試已驗者而議調春乎其若春陽蒲鞭懸而哀矜至於泣下也洞乎其開重門而中無一私之伏也異乎其若循墻而長幼卑尊無一之敢慢也蕩蕩乎其若萬間之厦而倫屬而士民無所不

成全愛護也孜孜焉惟日不足而若學宮若書院若城隍廟無所不更新也久之而上信下孚風移俗易自堂皇以訖窮谷人人競獻其情而折獄止於片言催科無所鞭撻邑之大事化而爲小小事化而爲無四民相與安其業甘其食美其服以遠迹於桁楊桎梏之間四方且視吾邑若春臺將胥襁負而至矣夫使邑無不治之事易使邑無事難使民不敢欺易使民不忍欺難使民不忍欺易使左右不忍欺難使一邑之人被澤易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難侯何以

得此于吾邑哉亦惟是淹速不入其心升沉不汨其志而已耳淹速不計而計職事之廢興升沉不憂而憂閭閻之疾若惡乎往而不宜臧穀牧羊而羊亡百里奚飯牛而牛肥非虛語已曩余待罪輦轂故不能無杞憂竊謂

主上方輕萬幾臣子宜視之重

主上方重爵祿臣子宜視之輕少宗伯楊公深有慨也而曰吾聞斯語未見斯人余謂此豈兩人所具辦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矣於乎若侯者非其人哉侯行且臺省矣需次卽公卿矣恒其

德不易其初此視履之其旋匪躬之極致也君
侯勉哉余嘗讀存人錄諸刻知德門世美箭竹
森森而師友淵源得諸塘南先生輩者更遠也
故野人之祝直抒素心若侯家二十四考事夫
既或稱之矣侯曰善請遂書之以壯不穀行

送蔡侯入覲敘

昔太史公傳循吏而蔽之以奉職循理何必威
嚴未有易其說者也以余徵諸近事猶切切然
疑之夫世所稱奉職無過六事矣所稱循理無
過清慎勤三言矣上以此求下以此應惡覩所
謂威嚴哉而治何以寥寥兩漢耶則漢以實而
今以名也以彼劬典除繁科指急期會守尺幅
而粉藻之豈不治理爲兢兢然而奉職之心實
不勝其奉已也循理之念實不勝其徇名也則
亦僞焉爾已僞則不誠不誠則無物此何以稱

焉說者乃謂漢任人明任法任人則人時屑越
於法之外故吏治之敝也敝於嚴任法則人常
首鼠於法之中故吏治之敝也敝於巧嗟嗟當
漢世而僞增蒙賞人主固已茫然思惘悞矣故
巧之害治自昔已然所謂不誠乎身民不可得
而治者子長固未之及也吳寧在古爲侯國非
有山菁之嘯聚海徼之艱虞孔道之驛騷也而
囂囂剽竊治者猶或難之蔡侯以閩士第二人
釋褐而首分符竹曩余獲誦其文意以爲游龍
勁鷲行且鞭風霆而騎日月比至則温温恭人

也純白備神生定矣故其爲政要以不拂乎民
而自謙其志然後已慮胥徒之孟賊也而首播
刷之慮僚吏之或佚于訓也而時時約束之慮
奸宄之伏匿也而申明保甲以祛之慮民之未
生其共也而諄諄鄉約以勸課之慮民之未孚
其信也兩造具而凭几造膝以審讞之道逢而
車輒爲下以訊之凜乎其若捧盂而形神爲之
俱斂也炯乎其懸秦鏡而肺肝畢呈也瑩然其
貯清水于玉壺而纖塵不着也孜孜焉其出入
戴星而庭無滯牘也凡一切興除科指世所驚

粉藻以爲名者侯謝不爲而第率其悃悞之性以自畢其爲民父母之真心而已久之則粉飾藻績者槁無餘潤惟侯乃實爲而實有之治始津津逼古矣以故朞月而民歌其伐上旌其賢推轂者紛紛恐後則設誠而致行之明效也侯方抱其成績入告大廷而會

上意亦欲有所更新舉卓獎循如漢所爲核綜者黃金璽書計不終日而相望吳寧之署也夫名實之判久矣循名責實而後吏治振著誠去僞而後吏道純余竊思夫今之奉職循理者非漢

之奉職循理者也侯行而揖讓公卿問朝政所患苦非上下之不交與夫上下不交於象爲睽睽非自上始也惟茲臣庶口然而心不然則心與口睽矣昔然而今不然則今與昔睽矣甲然而乙不然則甲又與乙睽矣積九萬里之天風以負大翼積九官十二牧之精誠以感動至尊吾未見睽之不爲泰也侯非久於枳棘者余故爲備論之亦以見獲上治民原無二理而子長之論猶未覩其全也若連袂于薦則侯饒爲之矣

送金華龍父母入覲敘

余繇邑令歷今官未嘗不嘆國家之責成有司者甚重而所以待之者輕也夫遷固之傳循吏其言班如矣迹其人固皆奕奕鞞鞞足樹功名于不朽然而寬文法假便宜誠重予之權而務畢其用也今制所稱六事實蔽六曹夫盡六曹之事悉舉而萃之一人俾其左執方右畫圓視聽並司而手口交作固已難矣然徵上官成命有敢自役一名錢自署一曹椽自決一鬼薪城旦者乎三載上計黜幽而外猶麋聚闕庭聽臺

省露章劾奏請付緹騎廷尉則各惴惴焉蒲伏
免冠謝已傳詔赦弗治咸叩頭呼萬歲乃起嗟
嗟此豈兩漢時所習覩哉夫不量能而重責之
也既無以收庸衆人之效不程能而輕使之也
又適以灰豪傑之心吏治之駸駸去古非獨吏
之罪矣雖然亦顧人之自樹何如耳韓魏公方
佐開封望而知爲公輔考亭作簿而當路翕然
尊敬莫敢以屬吏視之故與其以令重人也毋
寧以人重令則金華龍令公是已公之爲令恂
恂者爾玉質而金相之無幾微喜怒人我相也

而郡中情有所扞格事有所齟齬非得公片言
不解蓋嘗營蓋公之堂共子奇之載以折節薦
紳先生而挾持浮說者望見公眉宇儼若對神
人焉而無所容其喙雁行六七大夫藉以彌逢
其闕匡救其災咸日夕委心焉而視公伯也自
守相監司以至臺使者行部入公境輒按轡式
車延見語輒移日卽意有所獨操令有所夙布
遇公輒色解神悚且曰子非吾屬也以故闔郡
倚公爲喬岳巨溟能柱兩儀而育萬彙雨澤之
敷翕河潤之周環有莫知其紀極者而雙溪三

洞若濬而增深若培而增秀矣夫兩漢所稱循吏亦唯是斤斤境內奉職循理而已爾公之治效獨能使上孚下信近悅遠懷究且以人重官以邑重郡何惑乎公車百薦牘嘖嘖金華高第異等哉

主上近採廷議舉行曠典獎循舉卓嘉與海內更新行且益貴重公以風厲天下一歲九遷無復靳已用以通簾堂之睽隔而宣宇宙之太和朝廷顧不賴公重耶夫弄印而卒以授堯英主未嘗忘駕馭也惟人人思得大將始益厭輕之而

益靳予之則今日之謂耳公茲執玉行輿人各以其意爲誦乃余所誦述如此蓋明公之倚重於天下者故以其人而國家之要束有司正所以礪世磨鈍而非槩輕天下士也謂足以頌公盡公夫何敢

頃波萬斛鍾則異毛舉繩披黜而不用矣府史
胥徒凜凜焉日行冰上則異下白屋咏緇衣不
啻口出也而不櫻情而違道則異上官之令卽
一成不反矣神而明之亡廢格亡病民則異衆
寡小大一經耳目卽更歷歲時而能復舉其姓
名具道其顛末則異過市之駒睇盼成飾宅年
榮瘁一一肖其低昂則異片言折獄爰書頃刻
立成豪者黠者若垣一方而畢獻其癥結也則
異一身懸兩邑之綬什七在郡什三在邑而衣
帶雍雍常若有餘適者則異詰盜盜奔禱雨雨

應今四方脊脊多事而東人日在春臺則尤異
凡此皆侯之異政直以同乎人異之耳異故仰
之若神君同故親之若慈母是誠卓異也已余
嘗莊誦侯家傳承錄自上世南山公以來積功
累仁蟬聯鵲起至學靜公而諤諤櫻鱗直聲震
動天下其清風高節至今與延陵季子廟食一
堂而龍陽公文行斐臺褒然領袖成均用能保
世滋大至暨陽公則以萬石家之孝友王彥方
之表儀兼陳孟公之豪爽視履考祥並稱元吉
而佐以太母周之恭儉慈和樛木蘋蘩不可勝

詠其植本發源固已度越尋常萬萬矣鸞鳳之
靈鍾于丹穴盛德之後必有達人竊謂今日之
恩數始于暨陽公而未及于龍陽公學靜公則
猶有待也昔兩漢諸循吏奉職循理亦皆自異
於人而濟美象賢或不能無少遜故當時世主
之褒崇雖極之於通侯丞相然皆以父之爵爵
其子而未嘗以子之貴貴其親厥有由已今侯
之世德既美彰盛傳而昭代之推恩又獲自孫
以及于曾祖學靜公之操左券而責償也美哉
始基之矣然則

主上之恩數與君侯之對揚故當千古稱異獨茲
役也乎哉余不文願以斯言介諸父老子弟而
庶幾輿人之一喙云

賀貢父母榮滿敘

余家世深山詩書隱約不廢農圃頃還初服從
荳花棚下聽農譚益霏霏足述也大都母好月
令母拂上宜母乖物性耘之若子而置之若棄
凌節助長害乃甚於惰農嗟夫理人之道亦若
是焉則已矣

高皇帝彊理天下倣古而置邑令丞譬諸明農罔
敢越畔三載報政課職事而殿最之高者入爲
天官郎黃門侍御史綦重已然非滿三載不得
報報而卽署高等仍守舊官不啻農之待歲也

古之君子服一官惟恐弗勝勝矣患弗習習矣
患弗成故史贊循良必曰凜凜德讓蓋其慎也
世之長人者視一官如傳舍庶幾僥倖不種而
穫亡論已抑或沾沾喜事趨焦赫而務先登譬
之揠苗稿且滋甚夫宣尼爲政不廢三年國家
故以百里樹鄉材詎能不日至而熟耶二山貢
侯以三吳高第宰吾邑指撝映帶動若承蜩邑
故芟芟亡足當神君一映蓋朞月而吳寧大治
以吳寧兼攝烏傷烏傷復大治部使者交章言
侯治狀

天子以爲能亟予贊冊推及兩尊人母侯滿也而
今以滿聞矣余老且憊公事見偃歲不二三然
三年之內每見鄉人輸賦歸無不誦侯平者對
簿歸無不誦侯察者士子程藝歸無不誦侯鑒
者卿大夫賓射歸無不誦侯恭者在官庶人以
事至無不兢兢於侯之三尺而惕若嚴霜者雖
人舉一班乎合之亦庶幾全豹矣且山中光景
桑麻雨露男女羔豚視它邑年時有以自異者
人和而天地之和應此上治徵也侯顧益自詢
恂曰我惡乎功我惡乎名我惡乎猶人而惡政

不退焉人後故明見秋毫不以察察而傷豈弟
惠周兩邑不以煦煦而近驩虞治平允當第一
人而東讓三西讓再不難委蛇季孟間蓋蕃熟
穰穰而并忘甌窶汗邪之祝矣語曰終身讓路
不在一步此不矜不伐天下所以讓功能也乘
人鬪捷根苗而已聖神在宥師濟盈庭時靡有
爭乎未也惟筆舌之爭尚有餘故干戈之爭反
不足侯旦暮入爲天官郎爲黃門侍御史中外
其望而氣消夫擔負初肩恒慮聲名之未立
名心久而勝心生勝心生而競心起難乎其爲

繼矣侯政成而頌聲作瑞徵見國史不勝書也
唯是神生日定德讓彌光余竊有深契焉故願
以農譚附詠歌之末而冀自異於貌言者宗老
子弟僉以爲然遂僭書之于帛

賀鄭大尹榮觀敘

始余讀史竊疑子長之傳循吏其言班如而治平第一若吳公顧闕其事且闕其名也見以爲闕略蓋今而知子長之指之遠也秦漢之際幾于無民矣稍遺衽席之安更起清寧之頌固其所耳意吳公之治平其蓋公之故指歟吳公之不名以無名名也間間而理詹詹而稱第二義矣蓋至漢家天下一壞于智囊再壞于雄材夫略又再壞于標榜諸賢矜名炫才愈治愈亂而後知吳公之所以爲第一也東之爲邑僻陋在

羣玉山房集卷十一
隅其鉅其繁無能當壯縣什一而兵火晏然輪蹄寂若故宜臥治有餘向來遊刃之難或多無病之藥耳極宇鄭侯以八閩人龍小試宰割其靈襟定力行且障百川而擘太華何難斗大一城曩余邂逅吳閩雲水間溫溫德讓君子也此下車而六曹諸掾史惴惴焉奉若天神居數月稍稍解嚴輒百方嘗試冀爲所欲爲或曰邑多漏稅荒山覈之可得若干稅也而侯弗聽或曰邑多無引私鹽緝之可得若干課也而侯弗聽或又曰邑多逋賦督檄紛紜試貸之富人可不

勞而課最也而侯又弗聽於是乎叢神社鼠霧散冰消莫敢舞文骹法而琴鶴自在雞犬不驚環視四封朝春臺暮夏屋矣夫民喜於無事而吏喜於多事吏之所畏民之所懷也南華之馬蹄橐駝之種樹有味乎其言之矣置赤子於懷而日夕搖撼之曰吾且膏梁文繡若也孰與麤甜襪襪之爲德哉侯之於民惟順而因之也故爲焉而不宰侯之馭吏惟逆而銷之也故斂焉而若無日月耶燭火耶桔槔耶江河耶吳公之治平亦若是焉則已矣若夫旱而步禱潦而巡

行一鞭一蓋一盂一葛閭閻若不知也者而六
事舉百廢興任未及暮頌聲四起固色色漢循
芳躅而烏足以盡侯哉嗟嗟邇日之吏治難言
矣上下相蒙東西補綴徐而按之則搏沙也束
濕也反裘也

龍飛詔旨動依乎寬其猶有漢初之想乎侯入而
試歌于薦子效長者言必有深契

聖心者三接九遷可佇矣也若治平第一司功氏
太史氏且大書而特書矣

躬符柯令公德政錄敘

今寓內所稱邑令公其尊古諸侯也親則民之
父母也世有父母於子而沾沾焉日市之恩者
乎有子於父母而間間焉日名其德者乎然使
爲子者安其懷抱甘其哺乳軒渠咿啞日惟父
母之慕而他無所慕焉則又親之至而益章父
母之慈夫爲令者亦若是焉則已矣先王之世
太史陳民風而采之以獻于天子天子受而列
諸學宮不惟其人惟其詞與事豈故爲此文具
哉良以其咨嗟詠歎勃發而若不自禁者皆實

羣玉山房集 卷下 一
境實情而吏治民風正藉之以攷鏡云爾吳寧
之邑僻邑也而巖其民山民也而悍以歲之不
登征徭之日亟窮而詐詐而囂扞罔者與舞文
者比而政滋益焚歷數賢大夫未盡格也躬符
柯侯以進士高第尹茲邑始至而民宜之朞月
而民歌之自薦紳以至士庶言人人殊然其咨
嗟詠歎出於至情而勃不自禁則一也學師弟
子因彙而輯之以壽諸梓更括侯之政槩條列
之凡數十余取而讀之造士書飾學書催科撫
字書摘發書釐奸剔弊書反風示異書其說詳

其事核其體辨而裁洋洋乎備矣余作而嘆曰
是錄行清河其避三舍乎雖然此猶迹也非其
所以迹也請得而究言之夫古今之談吏治莫
辨於子長子長之傳循吏也代異其人人異其
政不相襲也而蔽之曰廩廩德讓君子何所昉
哉其昉於詩之洞酌乎洞酌之咏君子也曰父
母曰攸歸曰攸暨極矣而終不離乎豈弟之一
言夫曰廩廩猶意之也豈弟則一任乎天而已
古之君子功足以規萬世而未嘗有亢一世之
心識足以包萬物而不敢有競一物之意滂兮

其若時雨坦兮其若大陸益兮其若陽春夫是以德盛善至而格於上下流於無方鐘鼎管絃永永垂之不朽則此物此志耳侯天才也文章政事斗下無雙而一種坦夷抑畏之度日掩映于鬚眉衣帶之間余一見之如故也常常而見之如初也觸於目卽會於心會於心卽形諸口澄湖朗月不翳不波而縵者緘者洎者守勝者皆望之却走真豈弟矣彼政槩諸條特時而出之者耳以故久之而人不能欺蓋兼之乎不忍欺也歌之而贊不容口蓋入之深而自不容已

於口也侯何心於民民亦何私于令耶此之謂民之父母與夫攸歸攸暨者而已夫書之道政事也拂民違道二者皆譏然拂民之詛易知而違道之祝易眩也古昔治朝選六官於民譽嗟嗟叔季之民譽可盡據以選六官乎否耶侯惟不期其然而然東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則真豈弟之應耳如此而功名卽如此而道德所就無量矣是錄也謂宜與洞酌並存而獻于當宁列于學宮以風天下之爲民父母者學師弟子或有槩於愚言漫書而弁諸首

張母趙太孺人八旬壽敘

曩余以癸酉入郡庠始習三陽張君於同序序
中諸生凡千百數而余兩人文學名翩翩伯仲
也已余釋褐為令而張君司理江右會

天子嘉惠元元綜核吏治使者所上余兩人
狀又翩翩伯仲也於是張君遺書謂某實有子
將馮夙好以撫有而室余則唯唯而兩家姻誼
更謹然伯仲矣余備員侍從居久倦遊再歸予
舍而張君乃屈首北部郎既視事念太母趙孺
人春秋高不便迎養上疏乞改南

天子可其請得南儀部矣歸迎太母而母不欲往
復引疾侍奉至今年七月既望則太母春秋且
八袞而君錦衣堂下率諸弟稽首上觴喜可知
也友人金生一龍者以太母子壻來乞言余惟
太母之婦順而章也母儀而肅也其得全昌而
日升川至是理之固然而余可無贅也顧余知
太母以張君請言君之所以壽太母昔人有言
人子以善養不聞以祿養彼爲母氏宜云然乃
二者亦何可偏廢耶閭巷尋常姑置勿論若夫
陟屺之章靡鹽之詠其人豈不亦服采食祿而

拮据行役不獲已間一奉慈顏至發之聲歌形
之慨歎其音悽以苦其節黯以思則一時之情
事可憐也孔子觀風而錄焉若曰是有祿而不
及以晨昏養者則貧而無以爲禮若負米弄糲
輩又可知也張君在學宮則有聲學宮在郡邑
則有聲郡邑旣獲以循良異等歸報太母顯揚
之善昭昭乎若揭日月又獲以

聖朝曠蕩之典奉百祿而祝九如其於兩者固兼
之所以爲太母壽者寧有匹耶嗣自名益揚祿
益厚太母且期頤八百

龍章犀誥被于丹青余之托夙好而締新姻者爲
祝爲頌固方興未艾也遂不辭而爲之序

奉賀岳父丁翁六旬壽敘

昔在乙酉岳父春秋屆五袞而某方令金沙不
獲偕內子稱觴堂下則緘詞千里爲之敘門閥
闡潛懿且頌且祝而遐衷殊耿耿也蓋距今十
稔而六袞之弧懸矣語曰天道十年則一週人
事十年則一變試相提而論今昔其有以異乎
竊謂夫髮之自頽而白也顏之自渥而蒼也齒
之自衣帛而進杖也是天之運而人之所不能
違也位之由庶而藩鄉也子之由受室而孫棧
也室廬居積之倍蓰而增與夫譽望之若揭而

琅琅里閨也是人之所就而天亦有所弗能違也今夫天之於人也有所予其勢常若有所不及予而人之於天也如所求其勢必至於無所不求故富者未必壽壽者未必富富者壽者其後未必蕃且昌蓋吾儒之所謂乘除佛氏之所謂缺陷往往而然於是乎蒼蒼者日處其不足之勢以靳施于下而營營者日挾其無涯之欲以責望于天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至於天而無以勝人之求也而况於人乎乃若蕃昌富壽萃于一門在得之者若一無所求而

予之者若獨有所厚繫千萬人而一覲也是必非無因而致然矣蓋古今之稱善殖者必曰陶朱公彼其相越又轉相齊楚而後之陶計時且及耄又十九年始聽子孫息之以至巨萬也而養生者流推而傳之僊籍之列固未可信要其年不百餘歲不止矣王元美常稱富人居便服食節攝營衛好行德而天騰之於壽爲無難旨哉言也夫以霸越之功名而一旦敝帚之三致千金而數數分散之天之厚公也常示以有餘而公之承天也常處其不足不足故足茲天之

羣玉山房集 卷下
所以可必歟岳父抱一履和旣富而日益好行
其德計所施積終當不啻陶朱公天之厚之詎
可以岡陵川日喻焉而已者蓋某今而始獲奉
觴堂下也則願介于諸賓而以此言進

賀盧母胡太夫人七袞壽敘

嘗聞天開一代之太平必生世美象賢之臣文
武相望又必茂其內德使之篤老無恙以翼子
鴻達而彌成宮壺江漢之化蓋明興二百餘年
至慶曆而貞元會矣丙子春三月壽星見于牛
女之墟太史當婺分野而吾東盧太夫人稱七
袞云太夫人爲方伯懷莘公配篤生祠部公司
理公及驃騎將軍兩太學諸孫英英壁立顯融
震動一時所稱世美象賢文武相望宜莫如太
夫人之若夫與子說者謂天實厚太夫人而不

知太夫人之所以善承乎天者厚也太夫人當
方伯公未第時已襲素封之舊而戒雞鳴躬蠶
織宵膏達丙益務斤斤方伯公起家百里跋歷
中外迄于方岳太夫人不問所入第和熊諸子
迪之文武忠孝曰必母實而父家聲祠部公之
伏闕抗章也

天子震怒禍且不測道路悠悠愈相恐喝太夫人
獨舉手加額曰兒卽然當令老婦生色復何憾
故海內識與不識皆壯祠部而賢智太夫人交
嘖嘖也司理公重違太夫人使者起居相屬太

夫人輒誦靡盬色拒之甲午春播酋逆命師出
無功驃騎將軍仗劔請行太夫人送之曰母老
矣無能長短邊陲事顧聞播險而酋習兵此寧
攻心毋鬪力也驃騎至則單車詣壘宣

上威德酋竟俛首聽約束如太夫人言大都夫人
居恒婉婉者乎而忠義慷慨不失尺寸偉於丈
夫亦其天性然也諸公之隱不晦名官不溺職
遠近珍之如荀氏而歌之若燕山則太夫人之
訓日廩廩云蓋不穀嘗徵諸古矣敬姜之不以
文伯廢績貴而能降也母儀志德耀之不以孟

氏薄荆布富而能約也婦則也之二姬者史雖不著其年然餘芬賡馥千載襲人雖謂至今存可已太夫人所處不薄於德耀敬姜之母儀婦則過之母論恬愉節縮式符養生家言推之國家祈天永命猶是耳

天子方收攬乾綱赫然建中興大有之業行且賜環祠部檄召理君築壇騾騎進太學諸才子一元凱之而太夫人者翟服珈瑱皓首期頤益闡發方伯公燕翼之謨而畢其文武忠孝之旨將太平玉燭皆母之年寧止一人一家之壽而

已耶故不穀謂天之厚太夫人乃其所以自厚者也敬書以佐堂下之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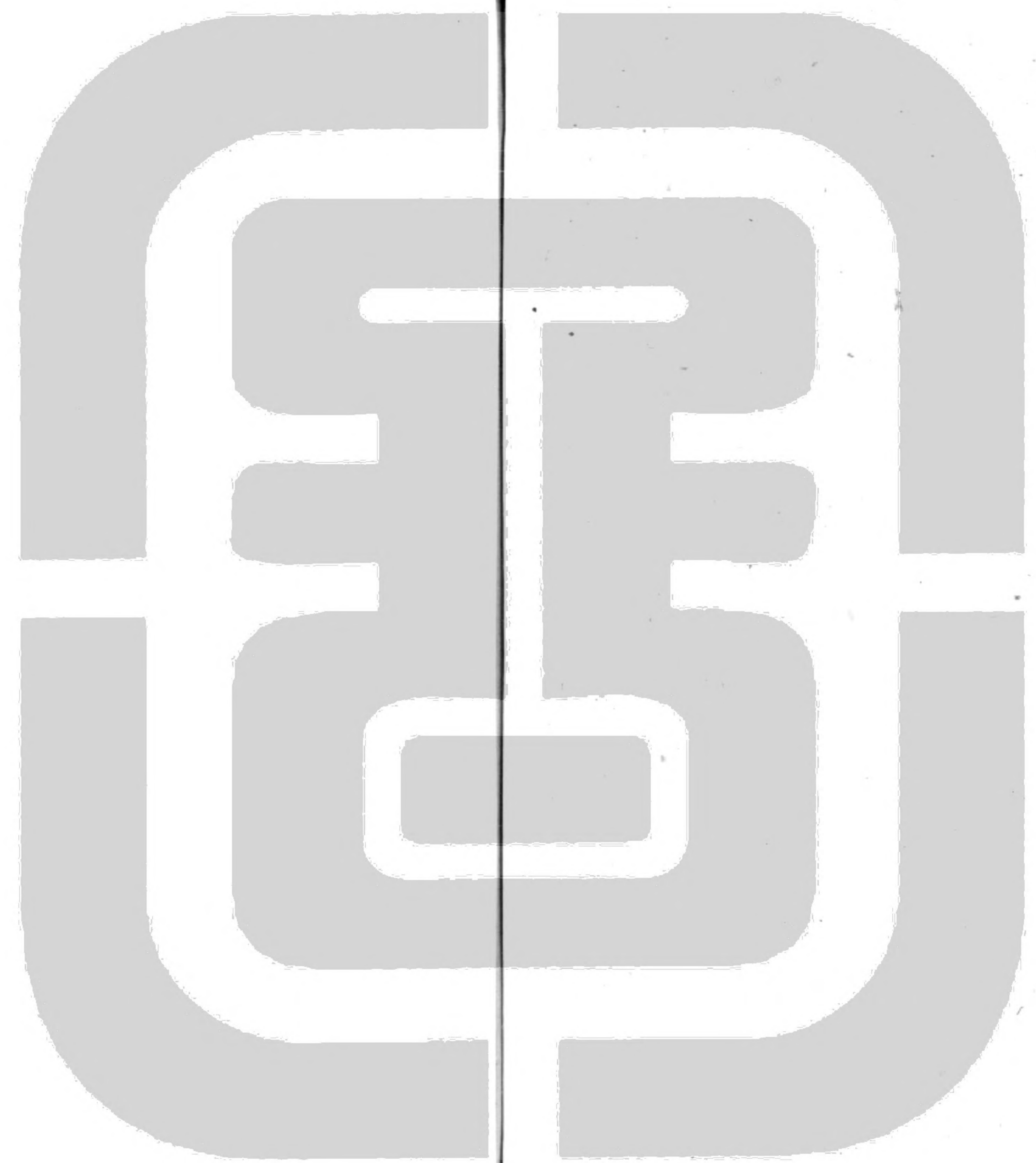
賀岳母虞太安人七袞敘

世之養生家言抑何其迂淺而無當也自藐姑射之說一創于漆園而竹書所載西王母事纏纒盈帙後世直謂神仙可覲面比肩日馳情於交梨火棗快意于乘雲御龍營心於响噓呼吸幾幸與天地相爲久長而瑤草丹砂浸淫宇內矣余謂此方外之士辟世離羣差足自引自適而要諸日用倫常亦安所施其技耶或者矯之而極耳目之觀恣口體之奉玩歲愒日委運蒼蒼則又與於不仁之甚爾故取山澤之癯與統

羈之習相提而論余未知其孰賢也乃吾儒亦自有久長之術蓋周公之告成王也歷敘烈祖之受命永年而蔽之一言曰無逸夫無逸何以能基命耶彼其心勞而德慧出焉形勞而嗜慾淺焉清明在躬志氣凝壹壽之道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則久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流水戶樞罕譬喻矣以今徵諸岳母虞太安人爲益信安人由名閥作迷望宗始至而視其藏去素封未遠也岳父舍農就商以自儕于廉賈而什不獲一幾發幾廢環堵蕭然顧獨

沾沾神王日語安人曰而公閩人多閩家兒女子俱不貧貧非若所患苦也而安人居之有日不服給者雞鳴起治饗夜分乃罷織蒲泝泝統無問寒暑歲課家有桑若干頭應畜蠶若干筐計獲絲若干緡爲縑若干疋可市若干券以爲常自副緯以至機軸皆出一手迄今而諸舅兩課耕一英英膠敘諸孫玉立女亦貴爲淑人具如岳翁所閱安人盍亦少自康哉而奉愈儉作愈勤或勸止之則曰老嫗非此無以樂固不廢也卽書所稱無逸在女德又何加焉夫是以行

年七十而其容晬然其髮鬢然其神炯然強國
聰明若四五十者衆賓望之皆以爲瑤池姑射
之倫久視長生殆無涯涘而一切响噓呼吸火
棗交梨乘雲御龍無所復用已藉令安人以貧
富懈心以老壯懈力圖溫習飽務自卽安縱天
植其標而滋長發榮亦惡能亭亭若此耶故余
細繹養生之旨而甚無取於純袴之習與夫山
澤之癯也家淑人早作夜思似克肖安人一二
余則倦遊長卿非其匹矣諸舅之耕者讀者倘
有味乎余言而益務黽勉俾安人倉箱珈翟川
至日升以安享期頤之樂則何壽如之敬是爲
安人堂下祝且爲安人膝下規



卷下
三

